

五凤吟  
金谷怀春  
空空幻

〔清〕 瞿瞿道人 编著

〔明〕 楚江仙 隐石公 编辑

〔清〕 梧桐主人 编次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

## 导 读

《五凤吟》是清代的一部章回体白话小说，共四卷二十回，约十万字。存世有《草闲堂新编绣像五凤吟》刻本，大连图书馆有藏，卷首题“云阳嗤嗤道人编著，古越苏潭道人评定”。又有改题为《凤吟楼新刻续六才子书》，藏于日本浅草文库。还有改题为《绣像素梅姐全传》，是光绪年间石印本。尚有同治十年（1871）醉月楼藏版本和稼史斋刊本。此书成书于康熙初年。

嗤嗤道人的真实姓名失考，他尚著有《催晓梦》、《警悟钟》两部小说。

《五凤吟》属于才子佳人小说，但格调不高。其主要情节是：明嘉靖年间浙江定海县乡宦之子祝琪生，颇有文才，在青莲庵读书。一日，罢归的县尹邹泽清携女雪娥进庵敬香，见壁上题诗，大为赞赏，约琪生相见。琪生拾到雪娥遗落的金钗。不久，邹泽清邀琪生入府之后园读书。琪生思慕

## 五凤吟·空空幻·金谷怀春

雪娥，便先与其侍婢素梅、轻烟相狎，靠她们传递诗柬，以金钗为媒，与雪娥私订终身。

琪生之父的友人平君赞亦钟情于雪娥，便邀琪生居于己家，他则冒琪生名赴雪娥约，被揭露真相。而琪生见到平君赞之妹婉如，二人又互诉衷情，便与婉如及其侍婢绛玉同欢。平君赞窥见琪生与绛玉相狎，便买通大盗冯铁头把琪生诬陷下狱。琪生与冯铁头反而结成莫逆之交，二人越狱逃走。时邹泽清突遭变故，押解远方。素梅被卖于平家，雪娥被强盗焦红须劫持，轻烟流落乞讨。平君赞欲将婉如、素梅献于严世藩，婉如出逃投河，被郑飞英所救，携之赴任。后素梅逃出平家，女扮男装，靠卖画维持生计。绛玉被平君赞所卖。琪生与冯铁头失散，过常州关帝庙题诗一首，后五女分别经过关帝庙，皆题诗于壁。不久，琪生中殿试二甲，任南直隶巡按，微服赴任，于庙中见五女题诗，救出受难之人，终娶二妻三妾得五美，故取名《五凤吟》。小说宣扬一夫多妻妾的狂想，主人公祝琪生也是个色情狂，毫无可爱之处，情节牵强，文字平庸，实为古代小说中的一般之作。

《五凤吟》被江苏巡抚丁日昌定为“淫词小说”，因而遭查禁。

《空空幻》又名《鸚鵡喚》，共十六回，约十三万余字。有本衙藏版本存世，刻于清初。辽宁省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藏。卷前题“新镌奇传空空幻一名鸚鵡喚”，署“梧崗主人编次，卧雪居士评阅”。

此书的主要情节是：浙江嘉禾花春，家富貌丑，其友柳莺才貌双全。花春幻想改容变美，僧人送其一只鸚鵡，花春

观玩入梦。

梦中，花春遇一道士，将其变成英俊秀士。花春不听柳莺劝阻，决意寻访天下十美。在杭州与御史小姐洪日葵私订终身，中举后，赴京会试，途中又与九女成就好事。后花春得中武状元，率兵征契丹，得胜回朝，十美中仅存一人。他出家为僧，于寺内建迷园，广罗美女，被官斩首。花春转世为女身，受尽凌辱。忽被鸚鵡唤醒，原是南柯一梦。自此安于丑陋，终得高第。

《空空幻》用浅近文言写成，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功名遇合、封赠团圆，而对宠待才、美、财、势的社会现状有所揭露，宣扬了色空观念。

因书中有猥亵之描写、宣淫之意趣，故遭清政府禁毁。

《金谷怀春》，不分卷回，又名《怀春雅集》、《融春集》。题“明楚江仙隐石公编辑”，作者真实名姓不详。但见《百川书志》中注为“国朝三山凤池卢民表著”，又称“秋月著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欣欣子序中说是“前代骚人”卢梅湖著，未知确实否。此书大约产生于明中叶成化年间，在古代小说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明代戏曲家曾据以改编成《忠节记》、《怀春记》、《罗囊记》等有影响的传奇作品。《金瓶梅》里亦曾引用该书中的许多首诗词，并孕育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诞生。此书无单行刻本传世，仅见附载于《花阵绮言》中。

全书三万余言，叙元至正初年有苏生者，文章、议论惊四座，琴棋书画靡不通晓。正月十五元宵之夕，遇一佳人，自此梦魂缭乱，神思昏迷，行住坐卧，无不见美人在左右，遂感动花神，予以牵引之。后苏生勤修学业，稍经波折，与

五凤吟·空空幻·金谷怀春

佳人往来酬唱，成诗无数，后才子佳人终成眷属。

书内文字，多为四六文言写成，叙一段情由，书数首诗词，全篇诗词几乎占了一多半。作者意在以才学见长，却让人有故意卖弄词藻之嫌，甚至有诘屈聱牙之感。

(吕庆业 苏铁戈)

## 本册目次

五凤吟.....	1
空空幻.....	149
金谷怀春 .....	363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闹圣会义士感恩 ..... (1)
- 
- 第 二 回 题佛赞梅香沾惠 ..... (7)
- 
- 第 三 回 做春梦惊散鸾俦 ..... (14)
- 
- 第 四 回 活遭瘟请尝稀味 ..... (21)
- 
- 第 五 回 爱情郎使人挑担 ..... (32)
- 
- 第 六 回 招刺客外戚吞刀 ..... (40)
- 
- 第 七 回 遭贪酷屈打成招 ..... (48)
-

五凤吟

- 第 八 回 逢义盗行动酬恩 ..... (55)
- 
- 第 九 回 致我死反因不死 ..... (61)
- 
- 第 十 回 该他钱倒引得钱 ..... (70)
- 
- 第 十 一 回 害妹子权门遇嫂 ..... (76)
- 
- 第 十 二 回 想佳人当面失迎 ..... (83)
- 
- 第 十 三 回 玉姐烧香卜旧事 ..... (90)
- 
- 第 十 四 回 婉如散闷哭新诗 ..... (97)
- 
- 第 十 五 回 邹雪娥急中遇急 ..... (104)
- 
- 第 十 六 回 张按院权内行权 ..... (111)
- 
- 第 十 七 回 拜慈母轻烟诉苦 ..... (118)
- 
- 第 十 八 回 除莽儿素梅致情 ..... (125)
- 
- 第 十 九 回 剿泉寇二士争雄 ..... (133)
- 
- 第 二 十 回 酬凤钗五凤齐鸣 ..... (141)
-



## 第一回

### 闹圣会义士感恩

词曰：

燕赵士，流落在他乡。翰墨场中乔寄迹，风尘队里受凄惶，穷途实可伤。

嵇康辈，青眼识贤良。排难解纷多义气，黄金结客少年场，施报两相忘。

——《梦江南》

话说嘉靖年间，浙江宁波府定海县城外养贤村，有个乡宦姓祝，名廷芳，号瑞庵。原任太常寺正卿，因劾奏严嵩罢归林下。平日居官清介，囊内空虚，与夫人和氏年俱六旬，仅生一子，名琼，字琪生，年始十六。文章诗赋无不称心，人都道他是潘卫再世，班马重生。祝公夫妇尤酷爱之，常欲替他议亲。他便正色道：“夫妇，五伦之首。有夫妇而后有父子，有父子而后有君臣、兄弟、朋友。所以圣王图治先端

## 五凤吟

内则。圣经设教则曰：宜尔室家、乐尔妻孥。可见婚姻是第一件大事。若草草成就，恐怕有才的未必有貌，有貌的未必有才，有才貌的未必端庄自好、贞静自持。一有差错，那时听其自然恐伤性，弃而去之又伤伦。与其悔之于终，何如慎之于始？”琪生这一篇话，意中隐隐有个非才貌兼全、德容并美者不可。祝公见他说出许多正道理，又有许多大议论，也莫可奈何，便道：“小小年纪就如此难为人事。”以后虽有几家大家来扳亲，俱索付之不允。琪生却惟以读书为事，与本县两个著名的秀才互相砥励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平。那姓郑的名伟，字飞英，家计寒凉，为人义侠。那姓平的名襄成，字君赞，家私饶裕，却身材矮小满面黑麻，做人又极尖利。众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枣核钉。三人会文作课，杯酒往来，殆无虚日。

一日，正是二月中旬。三人文字才完，就循馆中陋规，每人一壶一菜，坐而谈今论古。琪生道：“在家读书终有俗累，闻知北乡青莲庵多有空房，甚是幽雅，可以避尘。我们何不租它几间坐坐。一则可以谢绝繁华，二则你我可以朝夕互相资益。二兄以为何如？”飞英踊跃道：“此举大妙，明日何不即行？但苦无一人为之先容耳。”君赞笑道：“此事不劳二兄费心，小弟可以一力担当。那庵中大士前琉璃灯油，舍妹月月供奉。这住持与小弟极厚，明日待小弟自去问他借房，想来无有不肯，断无要房金之理。”飞英道：“不然。盟兄虽与他相知，小弟二人与他从不识面，却不好叨他。况僧家利心最重，暂借则可，久寓则厌，倒是送些房金为妙。”琪生道：“飞兄说得有理。”君赞听说，也觉随机便，道：“也是，也是。”当晚散去不题。次日三人去见和尚，议定房

## 第一回

金，即移书箱、剑匣进庵读书，颇觉幽静自在。

过了几时，又是四月初八，庵中做浴佛会。郑、平二人以家中有事回去，琪生独住庵内。至半夜，和尚们就乒乒乓乓撞铙打钹，擂鼓鸣钟，一直至晓。琪生哪曾合眼，只得清早起来，踱至后殿去避喧。这些人都在前边吵闹，后殿寂无一人，琪生才觉耳根清静。看了一会，诗兴偶发，见桌上有笔砚，随手拈起，就在壁上信笔题《浴佛胜事》一绝：

西方有水浴莲花，何用尘几洗释迦。

普渡众生归觉路，忍教化体涉河沙。

题毕，吟咏再四，投笔行至前殿。举眼见一老者，气度轩举，领着一绝色女子在佛前拈香。琪生一见，就如观音出现，意欲向前细看，却做从人乱嚷，只得远远立着。那女子听得家人口中喊骂，回头一看，与琪生恰好打个照面，遂吩咐家人道：“不得无礼骂人。”琪生一发着魔。只见那老者与女子拜完了佛，一齐拥着到后殿来，琪生也紧紧赶着老者同女子四下闲玩。抬头见壁上诗句墨迹未干，拭目玩之，赞道：“好诗！好诗！”对女子道：“不但诗做得好，只这笔字，龙蛇竞秀，断非寻常俗子手笔。”女子也啧啧赞道：“诗句清新俊逸，笔势飞舞劲拔，有凌云之气，果非庸品。”老者因问小沙弥道：“这壁间诗句还是谁人题的？”小沙弥尚未答应，琪生正在门傍探望，听得这一问，便如轰雷贯耳，失声答道：“晚生拙笔，贻笑大方。”

老者听得外边声，连忙迎将过来，见琪生状貌不凡，愈加起敬。两人就在门首对揖。老者道：“尊兄尊姓大号？”琪生道：“晚生姓祝，贱字琪生。敢问老丈尊姓贵表、尊府何

## 五凤吟

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夫姓邹，贱字泽清，住在蒲村。原来兄是瑞庵先生令郎，闻名久矣，今日始觐台颜。幸甚！幸甚！”两人正在交谈，忽君赞闯来。他原是认得邹公的，叙过礼，就立着接谈。一会，邹公别了二人，领着女子去。二人就闪在一边偷看女子，临行兀是秋波回顾。琪生待邹公行未数步，随即跟出来，未逾出限，耳边忽听得一声响亮，低头看时，却是黄灿灿的一枝金凤头钗，慌忙拾起簪入袖中。出门外一望轿已去远，徘徊半晌，直望不见轿影方才回转，心中暗喜道：“妙人！妙人！方才嚷家人时节，我看来不是无心人，如今这凤钗分明是有意贻我。难道我的姻缘却在这里？叫我如何消受。”忽又转念道：“今日之遇虽属奇缘，但我与她非亲非故，何能见她诉我衷肠？这番相思又索空害了。”一头走一头想，就如出神的一般，只管半猜半疑。

却说那君赞亦因看见女子，竟软瘫了一般，只碍着与邹公相与，不便跟出来，恐怕邹公看见不雅，遂坐在后殿门限上，虚空摹拟。不防琪生低着头，一直撞进门来，将他冲了一个翻筋斗，倒把琪生吓了一跳。慌忙扶起，两下相视大笑。君赞道：“弟知飞兄不在，恐兄寂寞，所以匆匆赶来，不意遇见有缘人。此是生平一快。”琪生道：“适间邹老是何等人？”君赞道：“他讳廉，曾领乡荐，做过一任县尹，为人迂腐不会做官，坏了回来。闻知他有一令媛，适才所见想必就是。谁道世间有此尤物，真令我心醉欲死。”二人正在雌黄，忽闻殿外甚喧嚷，忙跑出来。只见山门外三四十人围着一个汉子，也有上前去剥他衣服的，也有口里乱骂不敢动手的，再没一个人劝解。

琪生定睛看那汉子，只见面如锅底，河目海口，赤髯满

## 第一回

腮，虽受众侮却面不改容，神情自若。因问他人道：“是什缘故？”中间一人道：“那汉子赌输了钱，思量白赖，故此众人剥他衣服，要他还分。”琪生道：“这也事小。怎没人替他分解？”那人道：“相公不要管罢。这干人俱是无赖光棍，惹他则甚。”君赞也道：“我们进去罢，不必管他闲事。”琪生正色道：“凡人在急迫之际，不见则已，见而不救于心何安？”遂走进前分开众人道：“不要乱打。他该你们多少钱俱在我身上。你们只着两个随我进来。”遂一手携着那汉子同进书房，也不问他名姓，也不问他住居，但取出一包银子，约有十二三两，也不去称，打开与众人道：“此银是这位兄该列位的，请收了罢。”众人接着银子，眉眼眼笑谢一声，一哄而散。

琪生对那汉子道：“我看足下一表人才，怎么不图上进，却与这班人为伍，非兄所为。”那汉子从容答道：“咱本是山西太原人，姓焦，名熊，字伏马，绰号红须。幼习武艺，旧年进京指望图个出身。闻知严嵩弄权，遂转过来，不想到此盘费用尽。遇见这些人赌钱，指望落场赢它几贯，做些盘缠。谁想反输与他，受这些个的凌辱。咱要打他又没理，咱要还分又没钱。亏得相公替咱还他，实是难为了。”因问相公姓什名谁，琪生就与他说却姓名，又取三两银子送他作路费。红须也不推辞，接在手中，也不等琪生送他，举手一拱叫声“承情了”，竟大踏步而去。

君赞埋怨道：“这样歹人盟兄也将礼貌待他，又白白花去若干银子。可惜可惜。”琪生笑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各尽其心而已。若能扩而充之，即是义侠。岂可惜小费哉。”两人说了一会，却又讲到美人身上。你夸她妩媚，我赞她娉婷；你

## 五凤吟

说她体态不同，我说她姿容过别。直摹写到晚，各归书房。  
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题佛赞梅香沾惠

词曰：

佳人纤手调丹粉，困成大士。何限相思恨，无端片偈心相印，杨枝洒作莲花信。

侍儿衔命来三径，柳嫩花柔，风雨浑无定。连城返赵苍苔冷，残红褪却余香蕴。

——《蝶恋花》

说这君赞别了琪生到自己书房，思思想想，丑态尽露，自不必说。这琪生亦忽忽如有所失，日日拿着凤钗，鼻儿上嗅一回，怀儿中搂一回，或做诗以消闷，或作词以致思，日里做衣衬，夜间当枕头，一刻不离释。读书也无心去读，饭也不想去吃，只是出神称鬼的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邹泽清，年及五旬，夫人戴氏已亡。只生一女，小字雪娥，年方十六，貌似毛施，才同郗卫，尤精于丹青。

## 五风吟

家中一切大小事务俱是她掌管。邹公慎于择婿，尚未见聘。房中有两个贴身丫环，一个唤轻烟，年十七岁，一个唤素梅，年十六岁，俱知文墨，而素梅又得小姐心传，亦善丹青。二人容貌俱是婢中翘楚。雪娥待以心腹，二人亦深体小姐之意。

那日雪娥自庵中遇见琪生，心生爱慕，至晚卸妆方知遗失凤钗。次早着人去寻不见，一发心中不快。轻烟与素梅亦知小姐心事，向小姐道：“小姐胸中事料不瞒我二人，我二人即使粉骨碎身，亦不敢有负小姐。但为小姐思量，此事实为渺茫，思之无益，徒自苦耳，还劝小姐保重身体为上。”雪娥道：“你二人是我心腹，我岂瞒你。我常操心砺志，处己恒严，既不肯越礼又焉肯自苦？只是终身大事也非等闲，与其后悔，无宁预谋。”说罢唏嘘似欲堕泪。

轻烟见小姐愁闷不解，便去捧过笔砚道：“小姐，我与你做首诗儿消遣罢。”雪娥道：“我愁肠百结满怀怨苦，写出来未免益增惆怅，写它则甚。”素梅又道：“小姐既不做诗，我与你画幅美人玩耍何如？”雪娥道：“我已红颜命薄，何苦又添纸上凄凉？就是描得体态好处，总是愁魔笔墨，俱成孽障，着手伤心，纵多泪痕耳，画它何用。”二人见小姐执性，竟没法处。

雪娥手托香腮闷闷地坐了一会，忽长叹道：“我今生为女流，当使来世脱离苦海。”遂叫素梅去取一幅白绫来。少顷白绫取到，雪娥展放桌上，取笔轻描淡写，图成一幅大士，与轻烟着人送去裱来。又吩咐二人道：“如老爷问时，只说是小姐自幼许得心愿。”

轻烟捧着大士出来，适遇邹公，问道：“是什物件？”



轻烟道：“是小姐自幼许得的大士心愿，今日才图完的。”邹公取来展开一看，见端严活泼，就如大士现身。遂拿着圣像笑嘻嘻地走进女儿房中道：“孩儿这幅大士果然画得好。”雪娥笑道：“孩儿不过了心愿而已，待裱成了，送与爹爹题赞。”邹公笑道：“不是我夸你说，若据你这笔墨，虽古丹青名公，当不在我儿之上。若是题赞，必须一个写作俱佳的名儒方可下笔。不然，岂不涂抹坏了。只是如今哪里去寻写作俱佳的人？”遂踌躇半晌，忽大笑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前日在庵中题诗的人，写作俱佳，除非得他来才好。裱成之时待我请他来一题。”雪娥道：“凭爹爹主意。”邹公点首，竟抱着圣像笑嘻嘻出去，就着人送去裱褙。不两日裱得好了，请将回来，邹公就备礼着人去请琪生。琪生正在庵中抚钗思想，但恨无门可进，一见请帖就喜得抓耳挠腮。正是：凤衔丹记至，人报好音来。遂急急装束齐整同来人至邹家。邹公迎将进去，各叙寒温毕。邹公道：“适有一事相恳，先生既惠然前来，真令蓬荜增辉矣。”琪生道：“不知何事，乃蒙宠召？”邹公道：“昨日小女偶画成一幅大士，殊觉可观，恨无一赞。老夫熟计，除非先生妙笔赞题，方成胜事。”琪生道：“晚生菲才，恐污令媛妙笔，老先生还该别选高人捉笔才是。”邹公道：“老夫前已领教，休得过谦。”就起身来请过大士展开。琪生向前细看，极口称赞道：“灵生慧笔，真令大士九天生色，收复何能。”遂欣然提笔在手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：

圣像端严，远过瑶宫仙女；神像整肃，殊胜蟾窟姮娥。慧眼常窥苦海，隐隐现于笔端；婆心欲渡